

秒 20 公里的速度撞向墨西哥尤卡坦半岛。撞击瞬间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威力的 70 亿倍，地狱般的火球瞬间吞噬方圆几千公里，冲击波横扫大陆，引发全球性特大地震与火山连锁喷发。

撞击将万亿吨岩石汽化抛射，炽热的碎石如流星火雨覆盖整个天空。大地陷入 18 个月的黑暗，植物因光合作用中断成片枯死。更致命的是硫酸气溶胶形成酸雨，污染水源并导致急剧降温。当食物链底层的蕨类植物消亡，统治地球一亿六千万年的恐龙在饥寒交迫中走向灭绝。地层中富集的铀元素尘埃，成为这场星球级死亡通知书最确凿的签名。

这场大灾难导致了地球上 75% 的生物灭绝，然而发迹于中生代的哺乳动物，却在这场灾难中因祸得福，逐渐成为这颗星球的主宰。没有这颗小行星，或许人类如今依然还在漆黑的洞穴里苟延度日，只能趁着恐龙安睡的夜晚，在星光下寻觅食物残渣，惶惶不可终日。

6600 万年后，鲁文公十四年秋夜，中原大地的星空剧场拉开帷幕。《春秋》用短短 7 个字记下历史性一幕“有星孛入于北斗”。这刻在竹简上的文字，成为人类对哈雷彗星最早的记载。自此以后，这些天外来客在史官的渲染下，与王朝兴衰联系到了一起。

七百年后，司马迁在《天官书》记载道：“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他将随后三十年的征伐祸乱归结于彗星的匆匆一瞥。

公元 234 年，司马懿夜观天文，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坠于蜀营内，三投再起，隐隐有声。司马懿惊喜曰：“孔明死矣！”那颗照耀三国历史的星辰，与划过天际的火光一同熄灭在秋风里。

唐代李淳风观天象的夜晚，长安城正在宵禁的沉寂中。当彗星如碎玉散落天幕，这位《乙巳占》的著者冲破占星禁忌，在奏疏中疾书“彗体本晦，因日生芒，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这位易学大师甚至比欧洲早几百年勘破彗尾产生的玄机在于太阳照射。

清宣统二年，钦天监的官员写下第 31 次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宣统二年四月初二日寅初初刻，东北方云中彗星出见，尾指西南方”。笔锋落处，延续千年的天官制度，与划过夜空的彗光一同隐入历史。1912 年民国废除钦天监，传统天官制度被近代天文学体系取代。

这些掠过长空的过客，见证了人间的沧桑变化，那些曾被视为灾异的寒光，终在时间长河中显影为“生”的火种。

## 文明的滋养

人类凝视天外来客时，情绪在恐惧与神往间摇摆。无论如何被看待，这缕游荡于星空间的寒光，在文学艺术的画布上已泼洒出永恒的光痕。

长沙马王堆的辛追夫人沉睡

右图：2017 年 10 月，在山东博物馆展出的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天文气象杂占》帛书局部。

